

五味评书

文图互融的艺术美感

悦读《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王永福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是中国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于本世纪初推出的一部文字与绘画相互衬托、图文并茂的艺术杰作,深受中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2023年6月,画家已离开人世,离开了他热爱的绘画事业,但他的绘画杰作依然在中外读者中流传。本世纪初,黄永玉先生的绘画经典著作《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上市,笔者就买到手放到书架上,近日方认真一读,从中感受经典作品的艺术美感,边读边回忆画家的艺术人生,唤起对艺术大师的怀念。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封面,是画家在塞纳河岸边,聚精会神地投入绘画创作的留影。画家的身后,是围观的异国观众,有男有女,还有老人和幼儿。这表明画家的创作,在异国他乡亦广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今天,我们阅读欣赏《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这部图文并茂的美术经典作品,跟着画家生前的脚步,从优雅的塞纳河出发,追溯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流连在令人陶醉的翡冷翠街头,走进达·芬奇生活过的窄街小巷,同世界著名的艺术家薄伽丘、但丁等经典大师相遇相识,唤起别样的艺术感受和艺术美感。

游记,作为一种形式自由活泼的散文,内容广泛。特别是黄永玉,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而且文字功底深厚,作品图文并茂,给读者以亲临其境的别样感受。作品将塞纳河到翡冷翠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尽善尽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独特的艺术美感。

相形之下,虽然笔者当年亦随全国赴欧洲参观访问团,先后游览过画家描绘的欧洲自然景观,但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那些美如过眼之烟,在脑海里不留痕迹。同样的自然景观,经画家的画笔和文字展现出来,却能图文并茂,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景美、情美、文美,美美与共,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仙人已逝,黄永玉先生虽然已经离开画坛,但他的艺术杰作,却将永存世间,依然在热爱他的读者中流传……

据媒体报道,黄永玉先生99岁时已筹备好百岁画展,然而天公不作美,让他突然离世,给热爱他的绘画艺术的中外读者,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王政

烟台焖子

第一次吃烟台焖子是30多年前。那时我去烟台日报社参加一个新闻写作培训活动,遇见了一个在烟台读大学的女孩。她母亲曾在我上学的高中任职,她们家就住在学校。她说我请不起你吃大餐,就请你吃烟台焖子吧。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普遍很低。当我在街边的摊位前看到锅里煎的东西时,心想:这不就是最常见的凉粉吗?原料就是地瓜淀粉。从小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地瓜、地瓜干,地瓜淀粉做的东西能好吃到哪里去?

岂料,这焖子吃到嘴里那叫一个好呀,软糯香辣,简直让我无法形容。后来我才知道,焖子是烟台著名的小吃。相传有一对门姓兄弟,当天做的凉粉没卖完,担心坏掉,就切块放在锅里油煎,再配上芝麻酱、蒜泥、虾油、香菜等调料,分给街坊邻居品尝。大家都夸好吃,于是门姓兄弟就开始卖这个小吃,取名“焖子”。

回家后,我向家里人问焖子有多好吃,关键是原料还是我们乡下老家最常见且便宜的地瓜淀粉,家人都很感兴趣。后来,在杭州的舅舅舅妈回姥姥家,带着母亲,兄妹几个去蓬莱阁游玩,母亲随口提起烟台焖子,说她们很想学做给家里人吃,主要是原材料便宜,庄稼人吃得起。

舅舅听闻特意带着她到烟台品尝了焖子,还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合影留念。如今,照片上的亲人只有母亲一人健在。母亲经常翻出照片,端详上面往生的亲人并感慨:多亏舅舅带我去烟台学会了做焖子,让一家老少在那么穷的情况下饱了口福。

做焖子其实很简单,先调淀粉糊。把地瓜粉倒进盆里,慢慢加清水,一边加一边用筷子搅拌均匀,调成能缓缓流动的稀糊。然后把调好的粉浆倒进干净的锅里,开小火慢慢煮,顺着方向不停地搅动,避免糊锅。粉浆会慢慢变稠、变透明,从稀溜溜的状态变成黏糊糊的团状,还会冒起细密的小泡,这时候就差不多熟了。

粉浆熬好后,倒进提前刷了一层薄油的大碗里,用铲子把表面抹平。然后自然放凉,等完全凝固了,倒出来,就成了一块颤巍巍、灰扑扑的焖子胚,跟果冻似的。把凝固好的焖子胚取出放到菜板上,用刀切成不规则的厚片。将平底锅预热后,刷一层食用油,把切好的焖子胚均匀地铺在锅里。转小火慢慢煎,煎到一面金黄发脆,就用铲子翻个面,再煎另一面。煎的过程中可以用铲子轻轻按压,让焖子煎得更透,外壳更脆。

煎好焖子,把调好的料汁浇在上面,用铲子快速翻炒几下,让每块焖子都裹上料汁,香味立马就飘出来了。料汁是用少量温水调成的芝麻酱,加上蒜泥、虾油、酱油和香醋调成的,依个人口味添加。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些辣椒油,最后撒点切碎的香菜末,就成了。

用料简单、做法朴实的烟台焖子,既顶饱又解馋。母亲做的焖子虽说不和烟台城市街边小摊上卖的口味完全一致,却也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美味。焖子不仅是我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更承载着无数暖心的回忆。

心香一瓣

来自高铁的温暖

付桂香

2024年10月21日9点28分,这个时刻注定要被莱州人铭记。当G9227次复兴号列车如一道银色闪电,风驰电掣般驶出莱州站,这座千年古城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莱州人期盼已久的心愿,终于在那一刻实现。

通高铁的消息,像一阵春风,瞬间吹遍了莱州的大街小巷。不少人特意买票前往济南、烟台,不为别的,就为了亲身体验一番高铁的快捷。那风驰电掣的速度,那平稳舒适的乘坐感受,让每一个莱州人都由衷地感叹:高铁,真好!而我,也在这高铁时代里,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

新年伊始,本应是阖家团圆、喜乐融融的温馨时刻,然而一通电话,却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打破了这份祥和。弟弟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生病住院了,确诊为胆管阻塞,需要手术。”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揪,担忧如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母亲虚弱的面容。

顾不上许多,我急忙联系济南的医院,详细询问手术安排和注意事项,随后,毫不犹豫地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让弟弟带着母亲尽快赶到济南就医。在等待的时光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我满心都是对母亲病情的忧虑,坐立不安,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六点,济南东站。当弟弟推着母亲缓缓走出车站时,我赶忙迎了上去,急切地问道:“一路顺利吧?”尽管动车车程只有一个小时,但带着生病的母亲,这一路想必也是充满艰辛,所以我还是忍不住关切询问。弟弟微微点了点头,轻声说:“挺顺利。”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让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下午,母亲的微创手术很成功,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在医护人员的救治下,母亲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四天后,我们便准备出院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高铁站那如春风般温暖的服务。

一进济南东站,工作人员敏锐地注意到我们推着轮椅,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关切地说:“坐直梯吧,这样方便些。”说着,便主动带领我们前往直梯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帮我们推着轮椅,一路上嘘寒问暖,那真诚的笑容和温暖的话语,让我们原本有些沉重的心情渐渐轻松起来。在他们的悉心护送下,我们顺利地到了站台。站台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那里,接过“接力棒”,继续为我们提供帮助,还细心地交代我们上车后的注意事项,仿佛我们是他们最珍贵的亲人。

上车后,列车工作人员微笑着告诉我们:“已联系莱州站负责接站,你们放心。”这份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们坐在四号车厢,乘客不多,环境十分安静。我靠着窗户,望着外面飞驰而过的景物,思绪渐渐飘远。以前,母亲健康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场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如今母亲生病,只愿她能尽快康复。想到这里,心中的阴霾不禁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就在这时,广播里突然传来急切的声音:“四号车厢有人不舒服,有没有医护人员前来帮忙?”原来是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姑娘生病了。只见她脸色苍白,双手捂着肚子,痛苦地蜷缩在座位上。乘务员和列车员迅速赶到,一边安抚姑娘的情绪,一边询问她的症状。很快,一位懂医术的乘客闻讯赶来,经过初步诊断,判断姑娘可能是急性阑尾炎。

此时,列车还有15分钟到达莱州站,而距离姑娘的目的地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列车长当机立断,果断决定让姑娘在莱州站下车,以便尽快得到治疗。乘务员立刻拿起电话,迅速联系莱州高铁站准备接站事宜。他们的动作迅速而有序,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对姑娘的关切。

莱州站到了,我和弟弟推着母亲缓缓走出车厢。刚一出站,就看到车站工作人员等在车厢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顺利地走上了绿色通道。不远处,一辆120急救车静静地停在路边,医护人员迅速抬着那位生病的姑娘上了车。望着急救车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年轻姑娘能够早日康复,也感谢这一路上遇到的这么多温暖善良的人。

这次就医之路,忧虑与紧张如影随形,可高铁站工作人员那如春日暖阳般的热情服务,列车上众人似潺潺溪流般的互帮互助,汇聚成一股股暖流,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它们化作繁星,镶嵌在记忆的天空,熠熠生辉。莱州高铁,恰似一条灵动的纽带,一头系着莱州人的期盼,一头连着世间的温情,载着这座千年古城,向着温暖与希望的彼岸,扬帆远航。

光阴故事

父母的裁缝人生

跨入花甲之年的人,时常静下心来回忆曾经做裁缝的父母。母亲于2008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突发脑溢血过世,享年77岁,距今已有18年;父亲也于2018年冬月初五自然终老,享年89岁。

我生活的柳沟村,是掖县掖南凤凰山区一个260余户、900余人的村庄,多岭埠沟壑。村里的乡亲们勤勤恳恳,以种地为生,丘陵地带人均三亩薄地,严重缺水,基本靠天吃饭。

父亲12岁时,爷爷患病去世,家境极度贫困,他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跟着武家村的二舅姥爷前往烟台,进入“万和成”私人制衣厂当学徒,第一年做杂工,第二年才开始学习缝纫。父亲年纪小却机灵勤快,师傅王凤德是掖县南十里乡下王家村老乡,十分怜惜他,手把手教他裁缝制。父亲刻苦钻研,5年学成一手好裁缝手艺,之后又在制帽车间学习两年,熟练掌握了礼帽、工人帽、军帽等各类帽子的制作技巧。

父亲从小懂事,在厂里嘴勤、手勤、腿勤,待人谦和,深得师傅和工友喜爱。二舅姥爷在隔壁制笔厂做工,时常照应他。19岁时,父亲去了制笔厂,一年时间便学会了制作铅笔和毛笔。二舅姥爷总说,多学几门手艺,将来都是吃饭的本事。

父亲本可凭借手艺留在烟台生活,可奶奶病重,几个月都不见好。我还有两个姑姑,大姑16岁嫁到了邻村北魏家,二姑13岁时给神堂王家当了童养媳,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生活。二舅姥爷和父亲不放心,便商量着让我父亲回老家。就这样,父亲在20岁那年的年底辞去了烟台制

心灵微品

十年·及人之幼

阳春花

我是一名育婴师。入行至今,已有十年。起初吸引我的,不过是还算可观的报酬。那时候我们不叫“育婴师”,而是叫“保姆”。这个行当总让人联想到旧时的丫鬟、仆人等,仿佛身份地位都矮了一截。许多人觉得没面子,不肯做。我倒不这么想,凭双手吃饭,没什么可妄自菲薄的。在根源,这一做便爱上了,每天都开心。开心的根源,是那些软萌的宝宝。

第一天上门,我抱起三个月的小桃子,心都要化了。她软得像一团热乎乎的糕,在我的臂弯里轻轻扭动。我哼起当年哄儿子的《摇篮曲》,声音一出口,把自己吓了一跳。那里面竟藏着20多年的风尘,像旧磁带倒带,沙沙地响。小桃子却听懂了,黑葡萄似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忽然咧嘴一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母爱并不会因岁月而干涸,它像母乳一样,被孩子轻轻一吮,便又汩汩涌出。

我遇到过许多孩子,也遇到过许多母亲。小桃子的妈妈是位老师。每天上班前,她总要交代一番:“宝宝,妈妈一会儿上班去了哈,你跟朱奶奶在家好好玩,乖乖的啊。”也不知宝宝听没听懂,我却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不舍与嘱托。我总是无比坚定地想:我一定要带好宝宝,让宝宝安心工作。

我确实做到了。小桃子妈妈不在时,我给她读绘本、唱儿歌,跟她做游戏,把她哄得不哭不闹、乐呵呵的。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我心里也乐开了花。

我也遇到过做生意的宝妈,凌晨一点出门进货,临走时对我说:“阿姨,我走了。”我赶紧让自己清醒,隔一会儿就去宝宝房间看看,生怕他踢开被子。

我渐渐明白,所谓“及人之幼”,不只是疼爱别人的孩子,更是替那些赶路的人们,守住他们身后的那一盏灯。最难忘的是小石头。

他早产,心肺弱,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落的叶子。他的妈妈产后抑郁,爸爸长期出差,我住家陪护。凌晨两点,他血氧骤降,小脸青得像雨前的天。我把他贴在胸口,像贴住20年前因肺炎住院的儿子一样,一边轻拍,一边哼着“小老鼠,上灯台”的童谣。拍一下,心里就念一句:撑住,撑住。

两小时后,监护仪上的曲线终于回暖。他吐出一口气,像替我叹出20年前没来得及叹的那口气。我抱着他,眼泪砸在他的帽檐上,砸出一朵无声的花来。

那天,我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及人之幼”的重量。它不是道德,不是口号,是把别人的命当自己的命,一寸寸灼热,再一寸寸放回去,让它自己走。

宝宝的一笑一颦、一举一动,在我眼里都是可爱至极的。他们困了,却不会像大人那样主动睡觉,而是需要哄睡。哄睡的过程总是曲折的,宝宝要有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安睡。我一会儿横抱着轻拍他们的屁股,一会儿竖抱着让他们趴在我胸脯上轻拍后背。宝宝自己知道哪种睡姿舒服,慢慢就进入了梦乡。

哄睡时,我把头扭向一边,不与宝宝有眼神交流。有一次哄了一个多小时,禁不住想偷偷看他睡着了没有,谁知他眼睛半闭半开间一下子又睁大了。就这一瞥,竟把宝宝“带飞”了。他醒了,前功尽弃!真是淘气的小精灵。

有时宝宝睡醒,会“哇”地一声大哭。他挥舞胳膊,小手乱抓,举起双腿,小脚乱蹬。大概是一下子醒了,不知自己在哪儿,害怕,像要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却一下下抓空,便闭着眼,张大嘴巴哭着求救。看着他崩溃慌乱的小样儿,我忍不住笑,连忙抱起他紧搂在怀里安抚。不一会儿他就不哭了,睁大黑葡萄似的眼睛四处看。

说真的,有时我都佩服自己,对宝宝特有耐心。我想,我是发自内心的爱孩子,心想呵护好他们。我被这些幼小的生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乐此不疲。

当年入行,我凭的是一双手;如今坚持,我凭的是一颗心。我爱这些幼小的生命,也爱这份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职业。如果说母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那么育婴师,就是替那些还不会说“再见”的孩子,守好他们来到这世上的第一站。

笔厂的工作,匆匆赶回老家与奶奶一起生活,默默扛起生活的重担。

后来,父亲用积蓄买了一台旧缝纫机,这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引来乡亲们的围观和羡慕。父亲买来布料制作帽子,挑着担子到朱马集、果村集售卖,最远徒步20多里去夏邱堡集和沙河集,凌晨4点就要动身。卖帽子换来的钱,他从不乱花,全都用来买米买面,有时还会给奶奶买几块米糕,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回家。

1953年,经二舅姥爷撮合,23岁的父亲与武家村的母亲成婚。婚后,父亲教母亲做衣帽,母亲心灵手巧,一年多便能独立裁剪缝制。两人齐心协力,撑起小家。

1956年公私合营,父亲挑着担子进入夏邱公社供销社,成为正式职工,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获得县社和公社供销社表彰。1963年,县里调整商业结构,将夏邱公社作为试点,撤销基层门市部,改为代购代销店,需要职工回乡担任代销员。多数人不愿接受,只有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回到柳沟村原供销社门市部撤改后的代购代销店任代销员。至此,8年正式职工生涯就此结束。

回乡后,父亲负责柳沟村280户及邻村北魏家150户共1600多人的商品供应,除享受村里工分待遇外,每月还有5元钱的供销社补贴。他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然而好景不长,1981年,供销社代购代销店完成了历史使命。村里竞标处置商品,父亲和母亲商议后,决定买下这些商品,在临街平房开了自家商店。之后,他们重拾做帽子赶集的老本行,把所有收入都用在咱们兄妹几人的上学成才上,自己从不舍得吃穿。我们姊妹多,年纪小,没有整劳力去生产队干活,所以家里挣工分少,分的粮食和柴草也少,常年欠生产队的钱。到1982年,欠款已达1100多元,是家里欠款最多的人家。家境困难,母亲总把我们的旧衣服浆洗缝补,老大穿小了改给弟妹,一针一线都是她的辛劳。

如今,我们兄妹都在县城工作或已退休安享天伦之乐,可每当想起父母在艰难岁月里的奔波操劳,想起他们靠双手做衣帽、勤俭持家的模样,我便满心难过,泪水常模糊双眼。那个年代虽不富裕,但父母用勤劳双手筑起家园,这份坚韧与善良,至今仍让我们引以为傲。